

17.10.8

33

宜昌市文史资料

- 炮轰敌机场 血染西陵山
- 日寇血洗葛洲坝目击记
- 我和宜昌红卍字会
- 亚细亚火油宜昌经销记
- “哀欧拿”与穆秉谦小姐



90



宜昌市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01416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北省宜昌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月

责任编辑 刘思华

宜昌市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宜昌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15.4万字 1990年10月

内部图书准印证(鄂宜市)第19号

政协第九届宜昌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 任	陈达禄		
副主任	徐 达	田承法	陈 补
委 员	王哲强	陈教忠	张乐莘
	罗正忠	梅汉民	

目 录

抗 战 风 云

- 炮轰敌机场 血染西陵山.....吴效诚 (1)
- 1940年宜昌战役见闻录.....杨伯震 (4)
- 攻克宜昌外围日寇据点烟墩包.....雷正珏 (8)
- 磨基山抗日战斗及渡江游击战.....姚行中 (12)
- 第六战区挺进军一纵队.....屈家毕 (17)
- 日军宜昌特务机关.....李著成 (23)
- 记伪宜昌县保安大队.....李著成 (30)
- 日寇鹰犬汉奸录.....屈能伸 竺致行 (37)
- 日寇血洗葛洲坝目击记.....邹德慧 (49)
- 抗战初期我在宜昌县党部.....王延杰 (55)
- 战时三青团在宜昌的活动.....卢集熙 (61)

工 商 史 苑

- 宜昌匹头行业历史简况.....冯锦卿 (70)
- 亚细亚火油宜昌经销记.....梁伯言 (78)
- 解放前的宜昌保险业.....李著成 (87)
- 宜昌驳船业兴起与公兴公司.....范笑涵 (91)

教 育 逸 史

- 湖北省立宜昌高中史略.....朱国楚 黎祥清 (98)

“挽郑拒罗”学潮在省立四中·····	阎勳章(103)
省立宜昌中学的零星回忆·····	马立叶(108)
省立宜昌高中见闻·····	秦道定(115)
解放前夕宜昌学潮二三事·····	黎祥垵(122)
忆湖北省立宜昌小学·····	黎祥垵(131)
宜昌县立中心小学忆往·····	马立叶(139)
私立九字学校就读记·····	张建详(145)

体 坛 纵 横

宜昌球会话当年·····	张常武(151)
我家武术与宜昌国术馆·····	陈大菱(159)

社 会 一 隅

忆省立第四育幼院·····	江圣庆(168)
复员后的宜昌县救济院·····	杨培煌(176)
我和宜昌红卍字会·····	林振声(181)

人 物 春 秋

回忆我的父亲谢洪恩烈士·····	谢德珠(189)
一位情报员的曲折经历·····	傅长德(193)
“袁欧拿”与穆秉谦小姐·····	刘自铮(206)
先父周楚江与桃花岭·····	周祖旦(213)
顾嘉衡轶事·····	顾庆仁 熊楚洪(219)

炮轰敌机场 血染西陵山

吴效诚

1940年秋天，国民党九十四军一八五师五五五团守卫着四川的门户——西陵峡口。阵地处长江北岸的南津关、三游洞至西陵山一线。右傍大江，波涛汹涌，左接群山，起伏连绵。我当时在该团二营四连当排长。阵地距离日本军队侵占的宜昌城不到10公里，天气晴朗时，城市的轮廓隐约可见。城市东面有个机场，距离我们阵地也不过5000米左右，日军的飞机在机场上时起时落，有时还飞临到我们头上盘旋，根本不把我们守阵地的军队放在眼里。我们官兵见此情景非常气愤，恨不得冲下山去打一个痛快。可是上级有命令，只守阵地，不要出击。同时日寇在机场附近也驻有重兵，戒备森严，我们没有重武器仅凭步兵的力量是不容易取胜的。团部将阵地的情况报告了江防司令部。

不久，江防司令吴奇伟率苏联顾问团来前线视察。又隔一些时候，重庆调来一个炮兵营，该营有十几门苏联援助的远射程大炮，射程5000米以上。经过一番准备之后，伺机战斗。一天，机场上停了十几架飞机和很多汽车及军用物资。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江防司令部立刻下令炮击。十几门大炮怒吼起来，对准机场上的飞机，弹如雨下，机场上立刻大火冲

天，有几架飞机立刻化为碎片。炮声稍停，宜昌城里开来了很多汽车，打算抢救伤员及物资。大炮又怒吼起来，机场上又是一片火海。经过这次猛烈的炮击，敌人死伤数百人，损失七架飞机，以及大量的汽车和军用物资。我们阵地上的官兵见此情景，都额手称庆。大家都说“打得好”，“打得痛快”。

日寇机场被我们这次出其不意的炮轰，损失惨重，他们自然恼怒，必然设法报复。西陵山阵地对他们的机场和宜昌防地威胁太大，欲予拔除。可是我江防司令部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未采取任何措施加强第一线的战斗力，前线的大片阵地仍然是我们一个团和敌人对峙着。果然几天以后，敌人派了一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在十几架飞机和数十门大炮的配合下，突然向我们阵地大举进攻。

天刚拂晓，敌机轮番对我们阵地猛烈轰炸，接着是强大的炮火地毯式的席卷而来，整个阵地尘土飞扬，草木灰飞，绿色的山头一会儿变成红色，我们很多官兵牺牲在火海中。接着敌人步兵像潮水一样冲上山来，我军阵地上的官兵立即用机枪、步枪、手榴弹及刺刀与敌人拚杀。我们居高临下，痛打向山上爬的敌人，尸体遍山坡。我军人虽不多，仍坚守阵地无一溃逃。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最使人感动的一个人，是我连二排排长（我是一排）胡孟钊同志，他是湖南人。当敌人一个指挥官跨着高头大马、手握长刀冲上山来的时候，和胡排长迎面相遇，举起长刀猛劈下来，胡排长头一偏这刀落空。胡排长乘势从敌人手中夺取了长刀，反身回敬一刀，把这个敌人指挥官砍下马来，接着他一连砍倒了几个鬼子，从容地来到第二线阵地。他平时性情温和，诚恳老实，可是在敌人面前却如此勇猛，令人敬佩。后来他受到了

师部的嘉奖。

由于敌人后续部队不断涌上山来，阵地无法再守，全团奉令后撤到第二线阵地。在这次战斗中，我团牺牲700多人，阵亡副团长1人、营长2人、连长7人，十几门大炮也被敌机炸毁，损失是很惨重的，牺牲是壮烈的。敌人的损失亦甚巨。

事情是那样的凑巧，在这次战斗的十几天前，我被师部临时调到干训班当区队长去了。代理我排长职务的是一班长黄兆荣，他是广东人，作战也很勇敢，我排30多人，在他的带领下，打得很好，牺牲到最后只剩下7人，他也同战友们一道牺牲了。我交给他的一支手枪，和人一起被炮弹炸得粉碎。战斗结束后，我立刻回到前线阵地，战友们向我叙述了战斗经过。在阵地上，我遥望着被敌人占去的山头，战友们牺牲的场地，万分悲痛，临风洒泪，唏嘘良久。当时曾赋感怀诗一首，诗云：

南津关外血斑斑，
惭愧阿依侥幸还。
何敢健忘袍泽恨，
要磨青剑剪强顽。

现在伟大的葛洲坝水利工程就屹立在我的战友们牺牲的阵地前面，目睹祖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英烈们英灵有知，也必将含笑九泉。

（安徽省芜湖县政协供稿）

1940年宜昌战役见闻录

杨 伯 震

1940年，我在陆军第十八军通信兵营任文书时，随军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宜昌战役。由于通信营职司上下通讯联系，对那次战役比较了解。

战役以前，第十八军军部及直属部队驻重庆以西璧山之青木关一带整训，军长彭善正在青木关举办军事干校轮训干部。1940年6月上旬，旧历端午临近，得悉宜昌战事吃紧，部队奉命东下增援，参加保卫宜昌的作战。其所属之十八师、一九九师奉命星夜赶赴前线（所属第十一师由长沙已先赴前敌），彭善军长则率机要人员、参谋、电台、特务营等先期出发，到宜昌布置防务。接着军直属部队乘民生公司专轮东下。船到万县，即不断遭到三五成群的敌机扰袭，敌机时来时去，警报不断。轮船昼停夜航，行进缓慢，经过两天三夜，于6月10日抵达莲沱以下之洪溪。半夜下船，时月黑风急，暗无灯火，部队采取单行一线向桃坪方向摸索前进。桃坪一带，山大林密，道路崎岖。在行军中，遇有不少难民，男女杂沓，或行或止，或坐或卧。问其所以，则是宜昌市民，在敌机轰炸时，仓惶逃出，大部分仅携一警报口袋，临时逃难来此。宜昌既失，无家可归，缺衣少食，状甚凄苦。军政治部

当即指示：由每人捐赠压缩饼干一小袋（约四两）聊作救济。部队继续东进，经过上桃坪，天快黎明，始抵下桃坪。此时，但闻炮声隆隆，枪声阵阵，部队已离前线不远。前两天到达的十八师三个团守宜昌市区及近郊，已与敌人交火，一九九师则在小溪塔一带。

我们军直属部队刚到桃坪，便被日军发觉。大约上午七时左右，即有九架敌机编列成队（三架一小队），呈品字形窜入上空，顷刻散开，单机鱼贯，作幅形环绕我军驻地飞行一圈之后，依次俯冲投弹，并不时以机枪扫射。霎时，炸弹呼啸，坐尘四起，子弹哀嚎，木叶乱飞。敌机低飞扫射时，不仅机翼下膏药徽明显，连舱内敌人头颅也清晰可见，嚣张气焰无以复加。军部为便于隐蔽指挥，不准射击，幸好当地无甚房屋，亦未暴露目标。各部或隐蔽于密林之中，或依伏于岩壑之内，敌机虽狂，我军却无一伤亡。敌机肆虐时，有战斗经验之老兵同事，除告诉我以防空常识外，不时取出干粮水壶，边吃边喝，谈笑自如，行若无事。我初入战境，开始有些紧张，待敌机几个来回之后，觉其黔驴之技，不过如此，也就宽下心来，只是不能走动，甚感厌烦。

敌机采取轮番轰炸，半点钟即轮换一次，此九架尚未离去，另九架又飞临上空，从上午七时到下午六时左右，循环往复，直到黄昏，始无踪影。与此同时，宜昌市区方向的前沿阵地，炮声已停，而机枪手榴弹声，转密转急，老兵告诉我，两军距离已近，战争已进入紧张阶段。这天是6月12日，宜昌市区已沦陷，但北郊镇境山一线仍在酣战。

镇境山原属十八师阵地，该处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可直窥宜昌城，为双方必争之地。十八师为我军训练有素之部队，向称劲旅。师长罗广文，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旌征善

战。军部命令该师扼守镇境山，配合在宜昌近郊之十一师、一九九师以收复宜昌。而日军占其装备优势，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数度向该师猛扑，战斗十分激烈！次日，情况恶化，不断有溃兵后退，形势危急。军部当机立断，挺进前坪。前坪距桃坪虽仅一公里左右，由于更接近前敌，军长彭善率领特务营到前坪亲自督战。其时，伤兵、溃兵不断经过，当即抓获数人，就地枪决。适我营通信二连连长马振宝，从前线查线归来，夹于溃兵之中，亦险遭枪毙。特务营一面阻止溃兵后撤，一面以重机枪向进攻之敌猛烈扫射。阵地官兵以为援军赶到，士气大振，返身接战，步枪、机枪响成一片，迫击炮、手榴弹遍地开花，杀声四起，震耳欲聋。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敌人步兵稍却，战局稳定下来，双方呈胶着状态。

到第二天，军部向小溪塔一带推进。我们经过小溪塔时，该地已成一片废墟，只见断壁残垣间，余烟未烬，战士和群众尸体遍地都是，惨不忍睹。在小溪塔刚住一夜，日军大批援军赶到，战局急转直下，我一九九师顽强抵抗，十八军军部撤回，转至三游洞、姜家庙一带继续指挥战斗。

到三游洞不久，适逢连降大雨，山洪暴发，将各处电线（均为临时铺地线路）冲断十余处，因而造成严重后果者有两处：一处是军部与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时为陈诚任指挥官的临时机构，始设三游洞，后移石牌、三斗坪附近）之线路中断，使上下联系中断达二十余小时。另一处是军部与在前方的十八师联络中断，使战局失控。通讯营官兵几乎全部出动查线。前一条线路当即由通信营营长沈志涛带人亲自抢修，经过一天一夜寻找，始修复通话。后一条线路由通信一连连长郭子标带人抢修，其线路被冲断三处，其中一段通过小溪塔河流，河水暴涨，波涛汹涌。郭连长为抢修线路，

与电话兵二十余人身背电线，挽臂强渡，连人带器材、武器，全部冲走，而线路终未架通。更严重的是，在小溪塔与宜昌城之间近郊之十八师五十二团，与敌周旋数日，伤亡大半，弹尽粮绝，师部在黄柏河西岸，军部又在三游洞，使其两处失去联系，不得已下令强渡，结果200余官兵俱葬身鱼腹，无一生还。

事发之后，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十分震怒，命令追查责任。彭善当将通信营中校营长沈志涛召到军部，未问三言两语，即以玩忽职守，贻误战机罪名，将沈志涛就地正法于三游洞外河滩上。沈临刑态度从容，席地而坐，摘下图囊，抽笔展纸，连修家书两封。一封寄回原籍浙江诸暨之老母，一封寄交留守重庆之妻氏儿女。死时年仅28岁。

军部在三游洞期间，战斗时起时伏，局势终未扭转，宜昌一时难以规复，相持月余，全军奉命撤离，调到万县整训。我军伤亡颇重，又劳而无功，军长彭善调离该部，由方天继任。不久，十一师师长方靖升任副军长，其缺由胡璉接任。十八师师长罗广文受记过处分，一九九师仍由宋瑞珂担任师长。

方天接任军长以后，提出：“宜昌不复，本军之耻”的口号，作为全军的座右铭，每次周会，必三呼口号，用以激励将士。知耻近乎勇，经过整训，秣马厉兵，两年之后，遂有鄂西石牌大捷之役。

（兴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供稿）

攻克宜昌外围日寇据点烟墩包

雷 正 珏

1936年，我在中央军校成都分校第一期土木大队毕业后分配到湘黔路任工程实习员。1938年1月，我进入五十四军十四师属下任连长，参加前线作战。1941年，我进入七十五军（军长周岩）预备第四师（师长傅正模）十团（团长钟义）二营五连任连长。

1941年秋（9月底至10月初），我第六战区为策应第九战区长官部指挥的湘北会战，我师奉命配合第二军进攻宜昌，牵制敌人南下。第二军为进攻宜昌城区主力部队，我师驻雾渡河、杨家河一带，担负攻击宜昌北郊区敌人各据点的任务。临战前一日，张营长召集各连分配具体任务，五、六两连进攻目标为烟墩包，指定由我（笔者）指挥，应不惜任何牺牲，必须攻克这一敌占据点。烟墩包为宜昌西北面敌之据点，它在长江北岸西陵山与南津关之间；敌人以两个加强排的兵力扼守。我接受任务后，即与六连长向云鄂商议作战方案，并派出侦察组探寻进攻路线，进一步摸清敌情。我们决定由六连向敌正面佯攻，五连由敌之左翼迂回其侧背主攻。各连先进行轻装准备，黄昏时即集合全体官兵进行战斗训话，说明此次战斗的重要意义，必须攻克烟墩包的决心。

用简明而生动的语言鼓舞士气，提高民族仇恨。天黑了，我们分别出发，能见度很低，后面的人只能见到前面人的模糊背影紧跟前进。为了避免敌人前哨发觉，我们的脚步声几乎连自己都听不到；在直距不足三公里的途程，竟向西沿小溪绕道三四小时才到达。在进入阵地后，即潜伏休整，听候进攻信号。

拂晓时，战斗开始了。我连一、二排以猛烈火力向敌突然袭击，一两分钟后，敌人才开始用密集炮火还击。也许敌人骤闻枪声，先有些懵，故作镇静，或是待辨明情况后才还击的。我连战士毫不畏怯，在枪林弹雨中勇往直前。激战约半小时，就攻克了敌用一个加强班固守的前沿阵地。尽管我们连战士伤亡很大，两个排长一伤一亡，其余战士则在胜利鼓舞下，士气倍增。在巩固既克阵地时，我即将一二排剩下战士合编成一排，指定一排附陈某任排长，令其就地整顿后及时继续战斗。我命令小炮排向前推进，在既克阵地的反斜面寻好炮位后，迅即向敌主阵地猛烈炮击。我亲率三排冲向敌之主阵地，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而欲就地全部歼灭之。赵东山排长更是身先士卒，勇猛非常，当其进入冲锋地带，不幸左臂负伤，稍事包扎之后，仍坚持战斗，继续跃进。

战士们怒不可遏，奋力冲杀，合编排又已赶上，合力战斗。新任合编排排长奋不顾身，于迅猛进攻中，中弹身亡；二排附立即主动接充排长，继续指挥该排冲杀。此时我所率领之三排已突破敌主阵地之一角，我小炮排亦发挥威力，每发炮弹皆射中敌之主阵地，眼看敌人阵地动摇，即将崩溃。可是，敌援未断，困兽犹斗，反而作垂死挣扎，疯狂发射炮弹向我连阻击。两方炮声、枪声、手榴弹声，震耳欲

声，硝烟、尘土弥漫天空，有时竟至看不清楚目标。战斗正酣之际，我小炮排六〇炮一门被敌炮炸毁，数战士伤亡，炮排长亦负重伤。恰好唐司务长率炊事班送饭来到，我即令其接任小炮排排长，迅即组成步、炮各一班；射击敌后路线，阻敌增援、防敌逃跑。唐排长在指挥炮排跑步前进时，敌人一枚炮弹在他身旁爆炸，肢体惨被分裂，一条大腿飞挂树杈之上。战士悲愤异常，我立即冲上前去指挥炮排，并挥手旗令三排迅速扩大突破口，同时叫号兵再次冲锋号。信号发出，各排战士勇猛冲入敌阵，拼命厮杀。

敌人一枚枪榴弹，突然在我身旁爆炸，通讯兵头部破裂牺牲，号兵和我各中破片数块（至今右胸第一肋骨下尚有蚕豆大一粒未取出，1968年透视已为油皮裹住）；我即通知赵东山代理连长，继续指挥。一场恶战终于结束了。我们攻克了烟墩包敌人全部阵地。我连第二任合编排排长也同时受了重伤，同我一起撤下火线。第五连剩下的战士不足一个班，将攻克阵地交与第六连守备；而第六连也只剩下四五十人了。至于敌人，除逃脱数人之外，两个所谓的加强排，全部为我歼灭。

在攻克烟墩包的同时，我师其他部队，亦各攻克了宜昌西北两方的外围据点，给主攻宜昌部队的第二军创造了扫清障碍的条件，顺利攻进城内；城东、城北外围敌占各据点，也曾一度溃退。两天之后，敌人派遣大批增援部队，攻夺宜昌，我军遂主动撤出城郊及外围部分据点，回到原驻地休整。此一战役，达到了牵制敌人的目的，促成了湘北大捷。

我以伤势过重，不宜长途转送后方医院，即留野战医院治疗。当五、六连同志们从烟墩包撤返杨家河原驻地时，赵

东山代连长来野战医院看我。他说：“我们刚返杨家河时，当地几个士绅辟头就说，听说雷连长阵亡了，他们买了一口大棺木准备敛尸，还问尸首抬下来没有？我告诉他们，连长只是负伤，现住野战医院。他们都很高兴，说要来看你。”我听后深为感动。

事过四十余年了，回忆这场浴血战斗经过，不禁热血沸腾。自问我们的血没有白流，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捍卫了祖国大好河山，无愧于炎黄子孙。

（四川省永川县政协供稿）